



魅丽优品
Meiyou Product



每颗心都有一个地方

奈奈 著
青春纯美物语新说
Every



虽然一个人
只是默默看着也
没所谓

或许一天就是一点一点地改变

知识出版社



编辑短信10086发送至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某一颗心上
Every heart, one place
地方

奈奈 著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颗心上, 某一个地方/ 奈奈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3.11

(魅力优品系列)

ISBN 978-7-5015-7656-2

I. ①每… II. ①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3255号

责任编辑: 马 跃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Iris.Z 杨思慧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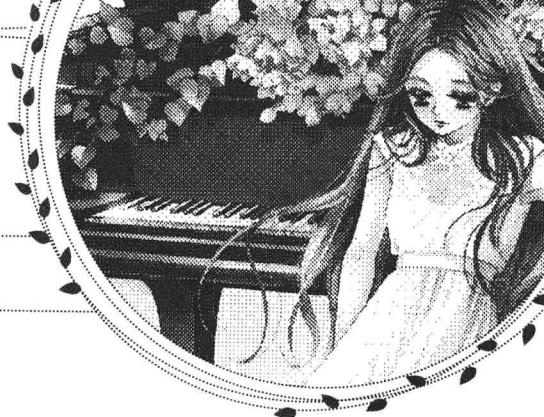
字 数: 108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7656-2 定价: 25.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初见 003

第二章 新生 023

第三章 陷害 049

第四章 相知 071



第五章

095

双生

第六章

117

初恋

第七章

141

绝望

第八章

163

喜欢

第九章

185

恋人

第十章

207

幸福



楔子





每颗心上， 某一个地方



分别的时候日子很长，长得我反反复复地想在一起的事。

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你的呢？

我们的第一次牵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第一次拥抱时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第一次亲吻前你说了什么话呢？

第一次争吵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闹分手是什么时候，最后我们怎么会分开的？

我的人生从16岁开始就全部都是你。

我站在时光的这一头，淌过6年的人生河流，一遍遍地回溯。

明明你向我走来时的目光那么温柔，明明你始终挡在我身前宛如最坚实的壁垒，明明你在漫长黑暗的巷道牵住我的手是我唯一的依靠，明明你说过的，不爱一个人没有错……

可是晴川，后来，你呢？

爱呢？



第一章

初见





晴川，你知道吗？我的世界本没有光的，是你的到来照亮了它。

可你的出现是那么突如其来，离去又是那么毫无征兆。

仿佛你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抓不住的虚渺之梦，朦胧了我整个青葱岁月。

【1】

人生的转折，来得总是那么猝不及防。

“小真，我跟你爸爸决定了要分开。”

争吵了10多年，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朝刚下楼的我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下意识地看向爸爸，发现爸爸穿着上班的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上面还打了发蜡。

“我们准备离婚，今天就去。然后，我们会离开这里。这栋房子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只等你18岁就移交到你名下。学费和生活费我们也帮你存好了，足够你用到大学毕业。”爸爸说。

“所以，你们要丢下我？”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凄凉地大笑起来，捂着脸，对那对毫无责任的男女抱歉地说：“对不起，对不起，爸爸，妈妈，我只是觉得太好笑了……太好笑了。”

晴川，你知道吗？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爸爸妈妈的事情，我多么庆幸这一点。

你以为原来的我幸福得像个公主，却不知道实际的我，是爸妈离婚

后，谁也不想要的那一个。

爸爸妈妈看我笑得不可遏制的样子，脸上又青又白，很是尴尬。

没多久，两人就嘱咐我要好好上课，今天赵叔叔不会来开车送我上学，零钱放在鞋柜上，让我自己拿钱坐车去学校，然后他们就出门了。

离婚这种事，当然不好宣扬，家里一个帮工的人都没有。他们走了之后，家里空荡荡的。

我一个人在沙发上笑着，笑着，用力地哭了起来。

挂在墙上的时钟“咚咚咚”响了9声，我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已经过了上课的时间。

我坐起来。

脸上因为被泪水洗过，这会儿绷得很紧。

去洗手间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肿得通红的眼睛，比不上妈妈1%美貌的平凡相貌，我又笑了。

努力得不到认同，乖巧得不到爱。

我又为什么活着呢？

我走到楼上爸爸妈妈的卧室，平时我是不敢随意进出爸妈的卧室的，可是今天不一样。

很快，这间房子的一切都属于我了，不是吗？

【2】

我打开墙角的落地衣柜，找到放置礼服的那一个。

妈妈有很多礼服，各式各样的。

我一眼就看上了那件露背及膝礼服，拿出来换上。看着镜子里的自



己——极不合身的礼服，憔悴的面容。

我又呵呵笑了起来，坐在妈妈的梳妆镜前。

以前登台表演的时候，都是妈妈给我化妆，现在我要给我自己化妆。

但是，我不会化妆，笨拙地弄了半天，镜子里只出现一个神经病一般的姑娘。

神经病，多准确的形容啊！

我就顶着这样一张神经病的妆容，穿着明显超大的不合时宜的礼服，走到楼下选了妈妈一双高跟凉鞋。

我住在这座城市的高档别墅区，平时小区有专门的公车送人到公交车站。我坐上车的时候，司机大叔一脸看神经病的目光看着我。

车上的人，目光也是大同小异。

我却挺直了腰杆，像个骄傲的小鸡，坐在公车后排显眼的位置。

我在市中心下了车，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地，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该去哪里。

穿上妈妈的衣服，化难看的妆，我只是自暴自弃，想让他们丢脸。

可这有什么用，他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座城市了，我现在这种行为，只能说幼稚，我就是个傻姑娘。

我忽然看到一个熟人出现在我的视线。

那是我们学校有名的“问题学生”，跟我一样姓齐，我叫齐真，他叫齐贤，是我们学校高中部的。

每次学校开师生大会，校长都要先表扬我，然后批评他，基本是成绩差，打架斗殴，逃课。

我还记得同学之间的调笑：“齐真，幸好你跟齐贤不是兄妹，不然这得多酷啊！”



我以前从来没正眼看过他，现在我却忽然想变成像他这样的人。

我看着他走进了一家电玩城。

我抬头看着电玩城橱窗左右摆放的巨大的玩偶，又看看那三个光怪陆离的“电玩城”招牌字，毫不迟疑地跟在他身后。

嘈杂的音乐声在我推开大门的一瞬间就灌入耳朵，震得耳膜发痛。

乌烟瘴气，各式各样的灯光闪烁不停。

出乎我意料的是，里面的人大多数跟我一样是学生，男生女生都有，甚至还有不少人穿着校服。

齐贤一进门，就跟等在门口的几个人走在一起。

其中一个人递给他一包槟榔，他拿过来就含在嘴里，吊儿郎当地将胳膊搭上其中一个男生的肩膀。

眼看着他们很快就要消失在人群里，我连忙跟着过去。

很快齐贤就在一台机器前坐了下来，乒乓一顿乱砸，机器也跟着他的动作发出各种声响。

我盯着画面看了一会儿，嘈杂的声音吵得我头疼。

我注意到不少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却不是很在意。我左右环顾，却只发现百无聊赖。

坐了一会儿，我决定走了。

尽管我还没有想好去哪儿，但是待在这里，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过，掏钱，换游戏币，像他们那样坐在机器前，用力地拍打、发泄。

可是当我走到游戏机前，看着机器旁被丢弃的许多的烟头和其他垃圾，就一点没有坐下去的欲望了。

每颗心上， 某一个地方

【3】

也许是起身的动作太大，我感觉到我的衣服被什么钩住了。

而在嘈杂的音乐声中，我竟然还是听到了我身上的礼服发出的哀鸣声。

衣服肯定是哪里被钩坏了！

虽然我想变成一个坏女孩，不在乎裸露，却在乎衣不蔽体。我随便拉过一个人，问了洗手间的位置，匆匆地跑过去。

衣服果然被钩坏了，腰侧的位置多了长长的一条缝，我甚至可以从那条缝中看到我穿的白色内裤。

我简直欲哭无泪。

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要露着白色内裤，走在大街上？

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忽然我听到外面的门重重地响了一下，似乎有人撞在了门上。

我吓了一跳，想到这里的洗手间是男女混用的，顿时心惊胆战起来。

小心地将门板打开一些，却发现门外没有人，慢慢地走出去后，我看到一群人正在打架。

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如果我知道后来这件事会闹到警察局这么严重，当时的我一定看一眼就马上躲起来。

可是我看了一眼后，并没有躲起来。

因为我认出，那群人围殴的对象，正是我尾随进来的齐贤。

后来，坐在夕阳西下的河边。春暖花开的季节，微风习习却依旧带着冬

日的寒凉。

齐贤捧着暖热的奶茶，递到我面前。我看着纷飞的柳絮，并不想理会他。

他蹲在我面前，高高大大的人，缩得跟一只失去了主人的金毛犬一般，仰着头问我：“真真，你不喜欢我，为什么要救我呢？”

语气和眼神，都跟个孩子似的。

我不是想救你。

只是看到那个人拿着酒瓶子砸向你的时候，本能快过了脑子。

我用力地将被围困在中间的齐贤推了出去，自己脑袋挨了一下，血瞬间就哗啦啦流了出来。

身边的人发出阵阵尖叫，没一会儿，周边的人走了个干净，只剩下震惊地看着我的齐贤。

我只觉得头“嗡”了一声，下意识地拿手摸了一把，满手的血。

我虚弱地看着齐贤，问道：“我不会死吧？”

离死亡近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不想死。

想着去死的我，是那么幼稚。

死亡，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

书上不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连死的勇气都有，那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

齐贤没有带我去医院，而是带着我去了附近的一家小诊所。

他扶着我起身时就发现了我裙子的裂口，脸顿时爆红，支吾着说了句什么，就脱掉了他的外套，二话不说地套在我的头上。

诊所里原本坐在前台的护士姐姐，一见到我们，就发出一声尖叫，拿起桌子上的鸡毛掸子气势汹汹地朝齐贤扑头盖面地打。



每颗心上， 某个地方

“你这个臭小子！你又闯祸了！你看看你！你这死样子！你是要气死我对不对？”

我震惊地看着这一幕，齐贤不躲不闪，很无所谓地挨打。

“姐，别打我了，叫医生来看看她！”

他把我往前一推。

护士姐姐立马停止了暴行，看向了我，然后大声地喊：“医生！医生！”又殷勤地将我从齐贤的手里接过去，扶着我往里面走。走了一段，又回头，“你给我老实在这里待着！”

我特别好奇这位护士姐姐跟齐贤的关系，可是我问不出口。

我跟齐贤不熟，我是受了刺激，才会想要向他学习变成“问题学生”，可是我还没变成他那样，就先变成“血人”了。

脑袋一阵阵地抽痛，我想我这一辈子都变不成“浑蛋”了。

医生仔细地检查了我的伤口，又帮我清理了下，说并不严重，然后问我，有没有头晕或者恶心的感觉。

我摇摇头，说只觉得痛。

他一边帮我包扎伤口，一边摇头叹气说：“现在的小孩子啊，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知道我在想什么，可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太迷茫了。

爸爸不要我，妈妈不要我，我不迷惘，那我就不正常了吧？

刚包扎完毕，病房的门帘被掀起来，护士姐姐压着大约一米八的齐贤走了进来，她按着他的脖子，警告地说了句：“说！”

齐贤无奈地对我鞠躬：“对不起。”

我摇了摇头：“没关系。”

齐贤扭捏了一下：“我送你回家。”

我直接拒绝了，但我出诊所的时候，他就跟在我身后。

我上公交车他也跟着上车，我下车他也跟着我下车。

直到我走到家门口，掏出钥匙准备开门。

他就站在离我五步远的地方，手插在口袋里，一边踢着路边的石头，一边悄悄地用眼角看我。

我没有理他，开门进屋，转身就把门关上了。

【4】

已经下午三点了，可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想到妈妈说的，他们都要离开这座城市了，顿时心慌慌的。

他们不会是已经走了吧？

快步地走到楼上，卧室里，他们的东西全部都还在。

我怔愣了一会儿，路过走廊的镜子前，看到自己竟然还套着齐贤的外套！

这不伦不类的打扮，只余下可笑。

我笑了一阵，换回了自己平常的衣服。

我的叛逆，就好像流星一样，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就已经消逝了。

坐在空荡荡的客厅，我没有打开电视机，而是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盒雪糕，挖着吃。

雪糕还没有吃完，沙发旁边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我特别喜欢一个女作家的诗歌，也喜欢她写的散文。

我深刻地记得，我读到那篇文章的那个下午，是个晴朗的春日。

窗外有一株海棠树，海棠花爬满整个枝干，肆意地怒放。



我坐在窗前，悄悄地将窗户打开一条缝透气。

风轻轻地将白纱窗帘吹起来，拂过我裸露在外的手臂，感觉轻轻柔柔的。

那篇文写女作家的母亲去世，她们姐妹料理后事。

在一切都结束后，女作家的姐姐忽然抱着她，大哭着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没有妈妈的人了！”

我看着这一句，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了下来。

没有妈妈多可怕，在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依靠、依赖、撒娇，那棵遮挡住自己的大树，忽然就没了，就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了。

我以为我当时的感触足够感同身受，可实际上却不到万分之一。

那通电话是医院打来的，通知我去认尸。

我还不到16岁，刚刚初中毕业进入高中第一学年，就变成了孤儿。

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呆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光渐渐地偏移。直到门铃被按响，我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我家的律师，文先生。

我木木地喊了一句：“文叔叔。”

他朝我伸出手，说：“别怕。”

我忽然就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停都停不了。

文叔叔拉住我的手，他要将我带出门去。我死死地扣住门板，发不出声音，拼命地摇头。

文叔叔满目同情，见我这样，他松开手说道：“我能帮你处理后事，但是你要不要去见他们最后一面？”

我呆呆地松开了手。